
Les Misérables

悲惨世界（下）

[法] 维克多·雨果



目录

第四部 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1

第七卷 黑话 2

- 一 源泉 2
- 二 根子 6
- 三 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11
- 四 双重责任：关怀与期望 13

第八卷 欢乐和失望 17

- 一 春光美 17
- 二 幸福圆满的麻醉效应 21
- 三 阴影初现 23
- 四 cab 在英语里滚，在黑话中叫 25
- 五 夜间之物 30
- 六 马吕斯现实得把他的住址给了珂赛特 31
- 七 老迈的心和年轻的心坦诚相告 35

第九卷 他们去哪儿？ 43

- 一 冉阿让 43
- 二 马吕斯 44
- 三 马白夫先生 45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48

- 一 问题的表象 48
- 二 问题的实质 50
- 三 埋葬：再生之机 54
- 四 昔日的喧嚣 57
- 五 巴黎的特色 59

第十一卷 原子和风暴结拜兄弟 62

- 一 关于伽弗洛什的诗的来源的一些说明。一位院士对该诗的影响

62

- 二 伽弗洛什在前进 63
- 三 理发师合情合理之怒 65
- 四 孩子惊逢老人 66
- 五 老人 68
- 六 新战士 69

第十二卷 科林斯 71

- 一 科林斯自开张以来的历史 71
- 二 最初的欢乐 75
- 三 格朗泰尔开始觉得天黑了 82
- 四 想能安慰于什鲁寡妇 85

五	准备	88
六	等待	89
七	于皮埃特街加入列队的人	92
八	关于一个名为勒·卡布克而实际也许并非勒·卡布克的人的几个	
问号	95	
第十三卷	马吕斯进入黑暗	98
一	自卜吕梅街到圣德尼区	98
二	鸟瞰下的巴黎图像	99
三	最高极限	100
第十四卷	失望的伟大	105
一	旗——第一幕	105
二	旗——第二幕	106
三	当初伽弗洛什或许该接受安灼拉的卡宾枪	108
四	火药桶	108
五	让·勃鲁维尔的诗歌顿成绝响	110
六	求生的挣扎之后则是垂死的挣扎	111
七	伽弗洛什颇会计算路程	114
第十五卷	武人街	117
一	吸墨纸，泄密的纸	117
二	野孩与路灯为敌	121
三	珂赛特和杜桑在睡乡之际	124
四	兴奋过度的伽弗洛什	125
第五部	冉阿让	129
第一卷	四面墙之间的战争	130
一	圣安东尼郊区的险礁与大庙郊区的漩涡	130
二	如果在深渊中不谈话，又会干什么呢？	135
三	明朗与忧郁	138
四	少了五个，多了一个	139
五	街垒顶上所见	143
六	马吕斯惊恐难安，沙威言简意赅	146
七	情形恶化	147
八	炮兵们动真格了	150
九	运用偷猎者的技巧和一种弹无虚发的、曾影响一七九六年判决的	
枪法	152	
十	曙光	153
十一	弹无虚发，也没伤着人	155
十二	混乱对秩序的支持	156
十三	一线希望掠过	158
十四	在这里看见了安灼拉情人的名字	159
十五	伽弗洛什外出	161
十六	长兄怎样成了父亲	164
十七	“死去的父亲等待将死的孩子”	169
十八	秃鹫成了猎物	170

十九	冉阿让的报复	173
二十	死者有理，活人无情	175
二十一	英雄们	180
二十二	一步一步	183
二十三	挨饿的俄罗斯人和醉酒的皮拉得斯	185
二十四	俘虏	187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189
一	海洋令土壤贫脊	189
二	阴渠的历史	191
三	勃吕纳梭	193
四	鲜为人知的细节	194
五	眼下的发展	196
六	前景	197
第三卷	陷入泥淖，心却坚贞	200
一	阴渠和它的难以预料之处	200
二	说明	204
三	被跟踪者	206
四	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	209
五	流沙如女人，狡猾而奸诈	211
六	地陷	214
七	在认为能上岸时却失败了	216
八	撕下的一角衣襟	218
九	行家看来马吕斯已死	221
十	慷慨捐躯的孩子的归来	224
十一	绝对里的动摇	226
十二	外祖父	227
第四卷	沙威出轨	230
第五卷	祖孙俩	237
一	于重见一棵钉有锌皮的树之处	237
二	走出内战的马吕斯，准备和家庭作战	240
三	马吕斯进攻	243
四	吉诺曼小姐终于不再感到割风先生拿着东西进来有何不当	
五	把现款藏入森林远胜于交给这样的公证人	249
六	二老各尽其能，为珂赛特的幸福努力	250
七	幸福中依稀能辨的梦之余波	255
八	两个无法找寻的人	257
第六卷	不眠之夜	260
一	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	260
二	冉阿让的手臂还在用绷带吊	266
三	难分难舍	271
四	“不死的肝脏”	272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275
一	第七重环形天和第八层星宿天	275

- 二 在泄露的事中可能有的疑点 284
- 第八卷 黄昏月残之际 290
 - 一 地下室 290
 - 二 再次后退 293
 - 三 他们忆起了卜吕梅街的花园 294
 - 四 吸力与熄灭 297
- 第九卷 最后的黑暗，崇高的黎明 298
 - 一 同情不幸人，宽恕幸福者 298
 - 二 回光返照的枯灯 300
 - 三 能抬起割风的马车的他，现在连一支钢笔也嫌重 302
 - 四 墨水反让人清白 303
 - 五 黑夜过后是天明 314
 - 六 荒草为隐，雨露为洗 320

第四部

卜吕梅街的儿子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第七卷 黑话

一 源泉

pigritia^①是个可怕的字。

它派生出一个世界和一个地狱，lapegre 意为“盗窃”，lapegrenne 意为“饥饿”。

因此，懒惰是母亲。

她有一个儿子，叫盗窃，她有一个女儿，叫饥饿。

我们现在在谈什么？谈黑话。

黑话是什么？它是民族语言同时又是土语，它是人民和语言这两个方面的盗窃行为。

三十四年前，这个阴惨故事的叙述者在另一本和本书目的相同的著作中^②，提到过一个说黑话的强盗，在当时曾使舆论大哗。“什么！怎么！黑话！黑话终归太丑了！这话终归是那些囚犯、苦役牢里的人、监狱里的人、社会上最恶的人说的！”等等，等等，等等。

对这类反对意见我们从来就没有听懂过。

从那时起，两个伟大的小说家，一个是人心的深刻的观察者，一个是人民的勇敢的朋友，巴尔扎克和欧仁·苏，都象《一个死囚的末日》的作者在一八二八年所作的那样，让一些匪徒们用他们本来运用的语言来谈话，这也引起了相同的反对。人们一再说道：“这些作家写出了这种令人作呕的俗话，他们究竟想要我们怎么样？黑话太丑了！黑话听来叫人毛骨悚然！”

谁会否认这些呢？肯定不会。

要深入观察一个伤口、一个深渊或一个社会时，从几时起，又有谁说过：“下得太深，下到底部去是种错误”呢？我们倒一直觉得深入观察是一种勇敢之举，至少也是一种朴素有益的行动，这和接受并完成任务是同样值得加以注意并寄予同情的。不全面探测，不全面研究，浅尝辄止，为什么要这样呢？条件的限制可使探测工作中断，但探测者却不应该中断工作。

当然，深入社会结构底层，在土壤告罄污泥开始之处去找寻，到那粘糊糊的浊流中去搜寻，抓起来并把那种鄙俗不堪、泥浆滴答的语言，那种脓血模糊、每个字都象秽土中幽暗处那些怪虫异■身上的一个肮脏环节，活生生地丢在阳光下和众人前，这并不是种让人感兴趣的工作，也并不是种轻而易举的工作。在思想的光辉下面对公然大说特说大量吓人的黑话，没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了。它确实象一种见不得太阳刚从污池里捞出来的怪兽。人们好象见到一片活生生的长满了刺的怪可怕的荆棘，在抽搐、匍匐、跳动，钻向黑处，瞪眼唬人。这个字象只爪子，另一个字象只流血的瞎眼睛，某句话象个开合着的蟹螯。这一切都是活着的，是某种既杂乱又有序的事物，那种奇丑无比的生命力活动着。

现在我们要问，丑恶的事物，是从几时起被排斥而不研究的呢？疾病又从几时起驱逐了医生的呢？一个人，拒绝研究毒蛇、蝙蝠、蝎子、蜈蚣、蜘蛛，见了这些便把它们赶回到它们的洞里去，同时还说：“啊！这太难看了！”

^① 拉丁文，懒惰。

^② 指《一个死囚的末日》。

这样还能设想他是个生物学家吗？掉头不顾黑话的思想家和掉头不顾痼疾的外科医师一样。这好比是一个不想研究语言的实际问题的语言学家，一个不想钻研人类实际问题的哲学家。因此，必须向不明真相的人说清楚，黑话是文学范畴中的一种奇迹，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产物。所谓的黑话究竟是什么呢？黑话就是穷人的语言。

到此，人们可以止住我们，人们可以把这一事理广泛运用到其他范畴，虽然广泛运用有时能起淡化作用，人们可以对我们说，所有的手艺，一切职业，也不妨加上等级社会中的所有一切阶层，各行各业的知识都有它们的黑话。商人说“蒙培利埃可发售”，“优质马赛”；兑换商说“延期交割，本月底的手续贴补费”；玩纸牌的人说“通行无阻，黑桃完啦”；诺曼底群岛的法庭执达吏说“在租户有禁令的地段，在宣布对拒绝者的不动产有继承权时，不能从这地段要求收益”；闹剧作家说“喝倒彩”；喜剧作家说“我垮了”；哲学家说“三重性”；猎人说“红野禽，食用野禽”；骨相家说“友善，好战，热衷于秘密”；步兵说“我的黑管”；骑兵说“我的小火鸡”；剑术师说“三度，四度，冲刺”；印刷工人说“加铅条”；所有这些印刷工人、剑术师、骑兵、步兵、骨相家、猎人、哲学家、喜剧作家、闹剧作家、法庭执达吏、玩纸牌的人、兑换商、商人，全是在说黑话。画家说“我的刷子”；公证人说“我的跳来跳去的人”；理发师说“我的助手”；鞋匠说“我的帮手”，也是在说黑话。严格地说，假使我们一定要那么看，所有那些表达右边和左边的种种方式，如海员们所说的“船右舷”和“左舷”，舞台布景人员所说的“庭院”和“花园”，教堂勤杂人员所说的“圣徒的”和“福音的”，都是黑话。从前有过女才子的黑话，今天也有娇娘子的黑话。朗布耶的府第和圣迹区相去不远。还有公爵夫人的黑话，王朝复辟时期的一个极高贵又极美丽的夫人在一封情书里写的这句话便可以证明：“你从所有这些诽谤中可以找到大量根据，我是不得不逃出来的啊。”外交界的数字和密码也是黑话，教廷的国务院以 26 作为罗马的代号，以 grkztntgzyal 为使臣的代号，以 abfxustgrnogrkszutuXI 为摩德纳公爵的代号，便是黑话。中世纪的

医生称胡萝卜、小红萝卜和白萝卜为 opoponach per-froschinum, reptitalmus, dracatholicumangelorum postmegorum 也是在说黑话。糖厂主人说“沙糖、大糖块、净化糖、精制块糖、热糖酒、黄糖砂、块糖、方块糖”，这位诚实的厂主是在说黑话。二十年前评论界里的某一派人常说“莎士比亚的一半是来自文字游戏和双关的俏皮话”，他们是在说黑话。有两个诗人和艺术家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德·蒙莫朗西先生对韵文和雕塑不是行家的话，他们便要称他为“布尔乔亚”，这也是在说黑话。古典的科学院院士称花为“福罗拉”，果为“波莫那”，海为“尼普顿”，爱情为“血中火”，美貌为“迷人”，马为“善跑”，白帽徽或三色幅徽为“柏洛娜^①的玫瑰”，三角帽为“玛斯的三角”，这位古典院士是在说黑话。代数、医学、植物学也都有它们的黑话。人在船上所用的语言，让·巴尔、杜肯、絮弗朗和杜佩雷等人在帆、桅、绳索迎风呼啸，传声筒发布命令，舷边刀斧搏击，船身滚荡，狂风怒吼，大炮轰鸣中所用的那种极其完整、极其别致、令人赞赏的海上语言也完全是一种黑话，不过这种具有英雄豪迈气概的黑话和流行于鬼蜮世界的那种粗野的黑话比起来，确有雄狮与豺狗之分。

^① 柏洛娜 (Bellone)，罗马神话中之女战神，战神玛斯之妻或姐妹，为玛斯准备战车。

这是无疑的。然而，不论人们说什么，这样去认识黑话这个词，总还是就广义而言，而且并非人人都会苟同。至于我们，我们却要保存这个词旧时的确切、分明、固定的含义，把黑话限制在黑话里。真正的黑话，精彩的黑话（假定这两个词可以连缀在一起的话），古老到无从考证自成一个王国的黑话，我们再重复一次，只不过是穷苦社会里那种丑恶、使人惊疑、阴险、奸宄、狠毒、凶残、暧昧、卑鄙、隐秘、不祥的语言而已。在堕落与苦难的尽头，有一种赤贫者在反抗，并决定投入对幸福的总体及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的斗争，这种可怕的斗争，有时狡猾，有时猛烈，既险恶又凶狠，它用针刺（通过邪恶手段），也用棍棒（通过犯罪行为），向社会秩序进行攻击，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穷人们便发明了一种战斗的语言，这便是黑话。

把人类说过的每种语言，即由文明所构成或使文明更复杂的因素之一，不论好坏，也不论是否完整，把它们从遗忘和枯井中挽救出来，使它能幸存下去，免于泯灭，这也就是对社会提供进行观察的资料，对文明本身大有裨益。普劳图斯在有意或无意中，让两个迦太基士兵用腓尼基语谈话，便作了这种贡献；莫里哀曾使他的许多角色以东方语言和各式各样的方言谈话，也作出了这种贡献。这儿又出现了反对意见：腓尼基语，好！东方语，也很好！甚至方言，也还说得过去！这些都是某国或某省的语言。可是黑话？把黑话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呢？让黑话“幸存下去”有什么益处呢？

对此，我们只打算回答一句。如果说一国或一省所说的语言是值得关怀的，那么，就还有比这更值得注意研究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穷苦阶层所说的语言。

这种语言，在法国，举例说，便说了四百多年，说这种语言的不仅是某一个穷苦阶层，而是整个穷苦阶级，在人类中可能存在的整个穷苦阶级。

并且，我们要强调，对社会的畸形和残疾进行研究，把它揭示出来以便加以医治，这种工作是绝不能单凭个人好恶而选择或放弃的。研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学家的任务的严肃性。决不在研究大事的历史学家之下。后者所研究的是文明的表层、王冠的争夺、王子的出生、国君的婚姻、战争、会议、著名的大人物、阳光下的兴衰变革，一切外表的东西；而另一种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内容、实质、劳动、苦难、期待着的人们、被压迫的妇女、呻吟中的儿童、人与人的暗斗、隐秘的暴行、成见、公开的不平等待遇、法律的暗中反击、心灵的秘密演变、群众的隐微震颤、饿到快死的人、赤脚露臂无依无靠的人、孤儿孤女、穷愁潦倒蒙羞受辱的人和黑暗中流浪的一切游魂野鬼。他应满怀怜悯，同时以严肃的态度下到那些进不去的坑窟里，象同胞兄弟和法官一样，去接近那些在那里横七竖八搅作一团的人、流血的人和动武的人、哭泣的人和咒骂的人、挨饿的人和大嚼的人、吞声忍泪和为非作歹的人。难道这些观察人们心灵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比不上那些研究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吗？谁能认为但丁要说的东西比马基雅弗利少些呢？文明的底蕴是不是因为比较深奥、比较幽暗便不及表相那么重要呢？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山洞时，我们能说已经认清了山吗？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根据上面所说的那几句话，我们可以推论出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在我们的思想里。其中的区别并不存在。一个研究各族人民公开的、可见的、明显的群众生活的历史学家，如果他不同时洞悉他们隐蔽的较深的生活，便不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而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需要时成为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内在事物的历

史学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渗透在大事的历史里，这是两类互相影响、随时互相关连、经常互为因果的不同事物。上苍刻画在一个国家表面上的线条，必有暗淡而明显的线平行，在它的底层的任何骚乱也必然引起表面的震动。历史既然包罗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便应研究一切。

人并非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点。

黑话只不过是语言在要干坏事时用来改头换面的化装室。它在这里换上面罩似的词句和洞洞洼洼般的隐喻。

这样，它的面目便变得可憎了。

人们几乎认不出它的真面目了。这真是法兰西语言，人类的伟大语言吗？它准备上台，替罪行遮掩，适合扮演整部坏剧中的任何角色。它不再好好走路，而是一瘸一拐，两腋支在圣迹区的拐杖上蹒跚前行，拐杖还可以一下变成大头棒，它自称是托钵行乞的，牛鬼蛇神把它装扮成种种怪模样，它爬行，也能昂头竖起，象蛇的动作。它从此能担任任何角色，作伪的人把它变成斜眼，放毒的人使它生了铜锈，纵火犯给它涂上松烟，杀人犯给它抹上胭脂。

当我们在社会的门边，从诚实人这方面去听，我们的耳朵会听到一些门外人的对话。我们能分辨出一些问话和一些答话。我们听到一种可恶的声音在窃窃私语，不知所云，好象是人在说话，但更象狗吠，不全象人话，这便是黑话了。那些字是畸形的，带一种不知是什么怪兽的味儿。我们仿佛听见了七头蛇在说话。

这是黑暗中的鬼语。轧轧聒耳，翕张如风，仿佛黄昏时听人猜哑谜。人在苦难时眼前一片漆黑，犯罪时眼前更黑，这两种黑凝结在一起便构成了黑话。天空中的黑，行动上的黑，语言里的黑。这是种可怕的癞虾蟆语言，它在茫茫一片由雨、夜、饥饿、淫邪、欺诈、横暴、裸体、毒气、严寒（穷苦人的春秋佳日）所构成的昏黄迷雾中来往跳跃，匍匐，唾沫飞溅，象魔怪似的扭曲着身体。

对于受到惩罚的人我们应当有同情之心。唉！我们自己是些什么人？向你们谈话的我是什么人？听我谈话的你们又是什么人？我们从何而来？谁能肯定我们在出生以前什么也没有做过？地球和牢狱并非绝无相似之处。谁能说人不是天条下再次下狱的囚犯呢？

你们用眼睛凑近去细察人生吧。从各方面去看，我们会感到人的一生处处都是惩罚。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一天不是忧心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烦恼或小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发抖，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忧虑，明天将是钱财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骚扰，大后天是一个朋友的坏消息；随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什么东西砸破了，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另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必去说内心的种种痛苦，没完没了，一片乌云散了，又飞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有一天是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属于这极少的享福之人！至于其他人，他们更始终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黑夜中。

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没有幸福之人。

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的人和黑暗中的人。

减少黑暗中的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的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便是点燃火炬，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迸射火星。

但光明不一定就是欢乐。人在光明中仍然有痛苦，过度的光能引起燃烧。火焰是翅膀之敌。燃烧而不中止飞翔，那只是天仙的奇迹。

当你已有所悟并有所爱，你还是会痛苦。曙光初现，遍地泪珠。光明中的人想到了黑暗中的同类，怎能不垂泪歔歔。

二 根子

黑话是黑暗中的人的语言。

思想在它最幽暗的深处翻腾起伏，社会哲学，面对这种受过烙刑而又顽强的谜语似的俗话，不能不作最沉痛的思考。这里有明显的刑罚。每个音节都有烙痕。通常语言的词汇在这里出现时也仿佛已被刽子手的烙铁烙得干皱枯焦。有些似乎还在冒烟。某些句子会给你这样一种印象：仿佛看见一个盗匪突然剥下了衣服，露出一个有百合花烙印的肩头^①。人们几乎要拒绝用这些被法律贬斥了的词汇来表达思想。那里所用的隐喻法有时是那么大胆，以致使人们感到它箍过铁枷。

可是，尽管这一切情况，也正因为这一切情况，这种奇异的俗语，在对锈铜钱和金勋章都没有偏见、一概收藏的方格大柜里，也就是所谓文学的领域里，理应有它的一席之地。这黑话，不管你同意与否，是有它的语法和诗律的。这是一种语言。如果我们能从某些单词的丑恶中看出曼德朗^②的影响，我们也能从某些换喻的卓越中感到这种话维庸也曾说过。

这句隽永而极著名的诗：

Maisousontlesneigesd' antan? ^③

就是一句黑话诗。Antan（来自 anteannum，这是土恩王国^③黑话里的字，意思是“去年”，引伸为“从前”。三十五年前，在一八二七年那次大队犯人出发之时，人们还可在比塞特监狱的一间牢房里看见这句由一个被发配到大桡船服刑的土恩王，用钉子刻在墙上的名言：Lesdabsd' antantrimaient siempour lapierredu Coesre。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前的国王总是要去举行祝圣典礼的。”在这个国王的思想里，祝圣，便是苦刑。

Decarade这个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辆重车飞奔出发，据说这字源出于维庸，这倒也相称。这个字令人想见四只铁蹄下面的火花，把拉封丹这句美好的诗：

六匹骏马拉着一辆马车。

^① 法国古代烙刑在犯人右肩上烙一个百合花形的烙印。百合花是法国封建时代的国花。

^② 曼德朗（Mandrin，1724—1755），法国著名强人。

^③ 意思是“往年的雪大以哪儿呢？”

^④ 土恩王国（Thunes），十五世纪巴黎乞丐集团之一，聚居在圣迹区。参阅雨果另一小说《巴黎圣母院》。

压缩在一个巧妙的拟声词里了。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也很少有比黑话更为丰富奇特的研究题材了。这是语言中整整一套语言，一种病态的树瘤，一种产生肿瘤的不健康的接枝，一种根子扎在高卢老树干上，虬枝怪叶满布在整整一半语言上的寄生植物。这可称为黑话的第一个方面，即通俗方面。但对那些以应有的严肃态度——也就是说象地质学家研究地球那样——研究语言的人而言，黑话却真象一片地道的冲积土。当我们往下挖掘，在深浅不一的地方发现，在黑话中比古代法兰西民族语言更往下的地方有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东方语（地中海沿岸各港口的语言）、英语和德语，有罗曼语的三个分支：法兰西罗曼语、意大利罗曼语和罗曼罗曼语，有拉丁语，最后还有巴斯克语和克尔特语。一种深厚离奇的结构。这是所有穷苦人在地下共同起造的建筑。每一个被诅咒的部族都铺上了它那一层土，每一种痛苦都投入了它那一块石，每一颗心都留下了它那一撮砂。无数恶劣、卑下、急躁、度过人生便消失在悠悠宇宙中的灵魂，还几乎以原有形象存留在我们中间，凭借一个词的奇特形状在我们的眼前显现。

要从西班牙语方面谈谈吗？这里大量存在着古老的哥特语的黑话。例如 boffette（风箱），出自 bofeton；vantane 和后来的 van-terne（窗子），出自 vantana；gat（猫），出自 gato；acite（油），出自 aceyte。要从意大利语方面谈谈吗？例如 spade（剑），出自 spada；carvel（船），出自 caravella。要从英语方面谈谈吗？例如 bichot（主教），出自 bishop；raile（间谍），出自 rascal，rascalion（流氓）；pilche（套子），出自 pilcher（鞘）。要从德语方面谈谈吗？例如 caleur（侍者），出自 kellner；hers（主人），出自 herzog（公爵）。要从拉丁语方面谈谈吗？例如 frangir（破），出自 frangere；affurer（偷盗），出自 fur；cadene（链条），出自 catena。有一个字，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权威出现在大陆上的一切语言中，那便是 magnus 这个字，苏格兰语用它来构成它的 mac（族长），如 Mac-Far-lane，Mac-Callummores（应注意 mac 在克尔特语里作“儿子”解释）；黑话用它来构成 meck 后又变为 meg 也就是说“上帝”。要从巴斯克语方面谈谈吗？例如 gahisto（鬼），出自 gaiztoa（恶）；sorgabon（晚安），出自 gabon（晚上好）。要从克尔特语方面谈谈吗？例如 blavin（手帕），出自 blavet（喷泉）；menesse（女人，含有恶意的说法），出自 meinec（戴满钻石的）；barant（溪流），出自 baranton（泉水）；goffeur（锁匠），出自 goff（铁匠）；guedouze（死神），出自 guenn-du（白和黑）。最后还要知道这些事吗？黑话称埃居为 maltaise，这词来自对从前马尔他大桡船上通行的钱币的回忆^①。

除了刚才就语言学方面指出的种种来源以外，黑话还另有一些更为自然、直接源于人们意识的根源。

第一，字的直造。这在语言中是难以理解的。用一些字去刻画一些有形象的事物，既说不出方式，也说不出理由。这是人类任何一种语言最原始的基石，我们不妨称它为语言的内核。黑话中充斥着这一类的字，一些自然浑成、凭空臆造、不知来自何处出自何人、既无根源也无旁据也无派生的词，一些独来独往、粗野无文、有时面目可憎、却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生命力的

^① Maltaise，马尔他的钱币。

词。刽子手 (taule) , 森林 (sabri) , 恐惧、逃跑 (taf) , 仆从 (larbin) , 将军、省长、部长 (pharos) , 魔鬼 (rabouin) 。再没有比这些又遮掩又揭露的字更奇怪的东西了。有些字, 如 rabouin, 既粗俗又骇人, 使你想象出独眼巨人作的鬼脸。

第二, 隐喻。一种既要完全表达又要完全遮掩的语言, 它的特点便是多用比喻。隐喻是一种谜语, 是企图一逞凶顽的盗匪和阴谋越狱的囚犯的藏身之所。没有任何语言能比黑话更富于隐喻意味了。Devisserlecoco (扭脖子), tortiller (吃), etregerbe (受审), unrat (一个偷面包的贼), illansquaine (下雨), 这是句非常形象化的古老的话, 多少带有它那时代的烙印, 它把雨水的斜长线条比作长矛队的斜立如林的矛杆, 把“下刀子”这一通俗换喻表现在一个字里了。有时, 黑话在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过程中, 某些字会从野蛮的原始状态转入隐喻。“鬼”不再是 rabouin, 而变成 boulanger, 也就是说, 把东西送进炉子的人。这样多了风趣, 却少了气势, 仿佛是继高乃依而起的拉辛, 继埃斯库罗斯而起的欧里庇得斯。黑话中某些跨两个时代的句子兼有粗野和隐喻的性格, 就象凹凸镜里的鬼影。Lessorguenrs-vontsollicerdesgailsalalune (贼将在夜里去偷马), 这给人一种如见鬼群的印象, 不知看见的是为何物。

第三, 急对。黑话凭借语言而生存。它按自己一时兴之所至而加以使用, 它在语言中随意信手拈取, 并且常常在必要时简单粗暴地加以歪曲。有时, 它用一些改变原形的普通字, 夹杂在纯黑话的专用词中, 构成一些生动的短语, 我们能在这里感到前两种因素——直接创造和隐喻——的混合使用: Lecabjaspine, je-marronnequelaroulottede Pantintrimedanslesabri (狗在咬, 我怀疑巴黎的公共马车已进入树林)。Ledabestsinve, ladabugeestmerloussière, laf éeestbative (老板傻, 老板娘狡猾, 姑娘漂亮)。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情况, 为了迷惑别人的听觉, 黑话只从 aille, orgue, iergue 或 uche 这些字尾中不加区别地任选一个, 替日常语言所用的一些字加上一条非常难听的尾巴。例如: Vousierguetrouvaillebonorguecegigotmuchè (你认为这羊后腿好吗?) 这是卡图什对一个狱卒说过的一句话, 他要问的是他所赠送的越狱款是否合他的意。近年来, 才添了 mar 这个字尾。

黑话是一种常具有腐蚀性的俗语, 因而它自身也易于被腐蚀。此外, 它总是要遮遮掩掩, 一旦感到自己已失去隐秘性, 便又改头换面。正和一切植物相反, 它一见太阳, 便得死亡。因而黑话一直是处在不停的败坏和新生中的, 它隐秘、迅捷、从不停息地工作。它在十年中所走的路比普通语言在十个世纪中所走的路还远些。于是 larton (面包) 变成 lartif, gail (马) 变成 gaye fertanche (麦秸) 变成 fertille, momignar (小孩) 成了 momacquesiques (破烂衣服) 成了 frusques, chique (教堂) 成了 egrugeoir, colabre (颈子) 成了 colas。“鬼”最初是 gahisto, 后来变成 rabouin, 继而又改为 boulanger (面包师傅); 神甫是 ratichon, 继为 sanglier (野猪); 匕首是 vingt—deux (二十二), 继为 surin, 继又为 lingre; 警察是 railles (耙子), 后来改为 roussins (高大的马), 再改为 rousses (红毛女人), 再改为 marchandsdelacets (卖棉纱带的小贩), 再改为 coqueurs, 再改为 cogne; 刽子手是 taule (铁砧的铁皮垫子), 后来改为 Charlot (小查理), 再改为 atigeur, 再改为 bec-quillard。在十七世纪, “互殴”是

sedonnerdutabad(互敬鼻烟)，到十九世纪，却成了 sechiquerlagueule (互咬狗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曾改变过二十种不同的说法。卡图什的黑话对于拉色内尔，几乎是希伯来语。这种语言的词正如说这种语言的人一样，永不停息，总是在逃避。

但在某些时候，由于变来变去，古老的黑话也会再次出现，成为新的。它有一些保存自己的据点。大庙保存了十七世纪的黑话；比塞特，当它还是监狱时，也保存了土恩王国的黑话。在那些黑话里，人们可以听到古代土恩王国居民所用的 anche 这字尾。Boy-anches—tu? (你喝吗?) ilcroyanche (他信)。但是永恒的变化仍然是一条规律。

一个从事哲学的人，如果能有一段时间对这种不断消失的语言进行研究，他便会陷入苦痛而有益的沉思。没有任何研究工作会比这更有功效，更富于教育意义。黑话中的每个隐喻和每个词源都是一个教训。在那些人中，“打”作“伪装”解释，他“打”病，狡诈是其力量所在。

对他们而言，“人”的概念是和“黑影”的概念分不开的。夜是 *sorgue*，人是 *orgue*。人是夜的派生字。

他们已习惯于把社会当作杀害他们的环境，当作一种致命的力量来看待。他们谈到自己的自由正如人们谈到自己的健康一样。一个被逮捕的人是个“病人”，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是个“死人”。

被埋在四堵石墙里的囚犯所最怕的，是那种冰冷的独居生活，他称地牢为 *castus*。在这阴森凄惨的地方，外界的生活总是以它最欢快的形象浮现。囚犯拖着脚镣，你也许以为他所想念的是脚能走路吧？不，他所想念的是脚能跳舞，万一他能锯断脚镣，他的第一个念头就将是“他现在能跳舞了”，因此他把锯子叫做“村镇中的舞会”。一个“人名”是一个“中心”，一种极深的相似。匪徒有两个脑袋，一个指导他的行动使他度过一生的脑袋，一个到他临死那天还留在他肩上的脑袋，他称那个唆使他犯罪的脑袋为“神学院”，替他抵罪的那个脑袋为“树桩子”。当一个人到了只剩下一身破衣和一腔恶念、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已堕落到“无赖”这个词所具有的双重意义之时，他便到了犯罪的边缘，他象一把锋利的双刃快刀：穷苦和凶恶，不过黑话不说“一个无赖”，它说“一个磨快了的”。苦牢是什么？是该诅咒的火坑和地狱。苦役犯叫做“成束的柴枝”。最后，歹徒们替监狱取了个什么名字呢？“学府”。整整一套惩罚制度可以从这个词里产生出来。

你们要不要知道苦牢里的那些歌，在专用词汇里所谓 *lironfa* 的那种叠歌，多半是从什么地方开花的呢？请听我说：

从前在巴黎的小沙特雷，有个长长的大地牢。这地牢紧贴着塞纳河，低于河水八尺。窗子通风洞全无，唯一的洞口是一道门。人可以进去，空气却进不去。地牢顶上是石砌的圆拱顶，地上是十寸厚的烂泥。地上原是铺了石板的，但由于水的渗透，石板全腐蚀了，遍地裂缝。离地八尺高的地方有根粗重的长梁，从地道的这一端伸到另一端，从这巨梁上，每隔一定距离便垂下一根三尺长的铁链，链子头上挂一个铁枷。这地牢是用来看管那些将发配到大桡船的犯人的，直到他们被遣送到土伦去的那天为止。他们一个个被推到那横梁下面，接受那条在黑暗中摇摇摆摆等待他们的铁器。那些链子，象垂着的胳膊，还有那些枷，象张着的手掌，把一个个可怜人的颈子掐起来。铆钉钉上以后，他们便在那里呆着。链条过短，他们不能躺下去。他们呆呆地待在那地牢里，在那样的一个黑洞里，那样的一根横梁下面，几乎是吊挂

着，得使尽全力才能摸到面包或水罐，头顶着圆拱顶，半条腿浸在稀泥里，粪便沿着两腿淌下去，疲乏得浑身瘫软，如遭四马撕裂的死刑那样，弯着胯骨，屈着膝头，两手攀住链条，方能喘口气，睡觉只能立着，还得随时被铁枷掐醒，有些人也就不再醒了。要吃东西，他们得用脚跟把别人丢在污泥里的面包，顺大腿弄到自己的手里。他们这样得待多久呢？一个月，两个月，有时六个月，有一个待了一整年。这里是大桡船的接待室。偷了国王的一只野兔，便得到那里去待待。在这坟墓地狱里面，他们干些什么？干人在坟墓里所能干的，他们等死，也干人在地狱里所能干的，他们歌唱。因为凡是希望断绝的地方，一定伴有歌声。在马尔他的水面上，当一只大桡船摇来时，人们总是先听到歌声，后听到桡声。苏尔旺尚，那个违禁打猎的可怜人，便在这小沙特雷的地牢里待过，他说：“当时支持着我的便是诗韵。”诗味索然，韵又有什么用？几乎所有用黑话唱出的歌全产生在这地牢里。蒙哥马大桡船上的那首悲切的叠歌 *Timaloumisaine timoulamison* 便是从巴黎大沙特雷的那个地牢里响起的。这些歌多半凄惶惨恻，有几首是愉快的，有一首却温柔：

这儿是
小投枪手^①的舞台。

你别白费气力。人心中这一点永存的残余：你消灭不了爱。

在这处处行为暧昧的世界上，人人相互保守秘密。秘密，这是大众的东西。对那些穷苦人来说，秘密是构成团结基础的基石。泄密，便是从这个横蛮的共同体每个成员身上夺去他本人的一点东西。在黑话那种有力的语言里，“揭发”是“吃那块东西”。这仿佛是说，揭发者为他自己，从大众的实体中取走了一点东西，从每个人身上取走了一块肉去喂肥他自己。

挨耳光是什么？庸俗的隐喻回答说：“就是看三十六支蜡烛。”黑话在这里提议说：“*Chandelle, camoufle*^①。”于是日常用语便以 *camouflet* 为“耳光”的同义词。于是黑话在隐喻——这一无法计算的弹道——的帮助下，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渗透，便由匪窟冒到文学院，根据普拉耶所说的“我点燃我的 *camoufle*（蜡烛）”，伏尔泰便写下了“朗勒维·拉波梅尔够得上挨一百下 *camouflets*（耳光）。”

对黑话进行挖掘，随处都能有所发现。对这种奇特语言深入的钻研，能把人引向正常社会和那被诅咒的社会深奥的交叉点。

贼，也有他的炮灰，可偷的物质，你，我，任何人都是；*lepantre*.（Pan 人人。）

黑话，便是语言中的苦役犯。

愿人的思维的活力能深深下降到底层，让厄运的黑暗势力能使它萦绕在那里，让一种不知道为何物的械具捆扎在那万丈深渊里，你必将茫然自失。

呵穷困中人的苦心！

唉！难道无人来拯救黑暗中人的灵魂吗？这些人的命运难道是永远在原处等待着这位精神的解放者，这位跨着飞马和半马半鹰飞兽的伟大天神，这

^① 小投枪手，指射箭的爱神。

^① “就是看三十六支蜡烛”，黑话称 *Chandelle*（蜡烛）为 *camoufle*。

位身披曙光长着双翅从天而降的战士，这位光辉灿烂代表未来的飞将军吗？它将永远毫无结果地向理想的光辉呼救吗？它将永远困在那黑暗的洞里，揪心地听着恶魔的进逼声，望着那狰狞严酷的头、咽着口沫的下颏、虎爪、蛇身、虺腹，时起时伏，在恶水中翻腾出没吗？难道它就该待在那里，没有一线光明，没有希望，听凭祸害来临，听凭魔怪发现，只好胆颤心惊，蓬头散发，扼腕绞臂，象天昏地黑中惨痛、白洁、赤身露体的安德洛墨达^②那样，永远受缚于幽冥的岩石之上吗？

三 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如上所见，整个黑话，无论是四百年前的黑话或今天的黑话，都被那种时而把抑郁姿态，时而把威吓神情赋予一切词的象征性的阴暗气质所渗透。我们能在此感受到当年在圣迹区玩纸牌的那些流浪汉的郁怒情绪，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独创的纸牌，我们还保存了几副。例如那张梅花八便是一株有八片大花瓣的大树，一种表现森林的怪诞手法。树底下画了一堆燃烧着的火，三只野兔抬着一个穿在烤叉上的猎人在火上烘烤，树后面，另一堆火上一口热气腾腾的锅挂着，锅里露出一个狗头。这上面所画的是对那种烧死走私犯和煮死铸私钱犯的火刑的反击情绪，而它竟描绘在一张纸牌上，可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阴森的了。在黑话的王国里，思想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即使是歌曲、嘲笑或恐吓，也全具有那无可奈何和压抑的特征。所有的歌曲——某些旋律已经收集——全是低沉悲切到使人流泪的。鬼蜮社会自称为“可怜的鬼蜮社会”，它总是象一只随时隐藏的野兔，逃窜的老鼠，飞逃的小鸟。它稍微表示了一点意见，便又抑制自己，一叹了之。我们的耳朵听到过这么一句诉苦的话：“我不懂，上帝，人的父亲怎么可以虐待他的子孙后代，听凭他们呼号而无动于衷。”穷苦人每到想问题时，总以为自己在法律面前是渺小的，在社会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他磕头作揖地乞求怜悯，让人们感到他已知错。

但在上世纪的中叶，却有了变化。监狱里的歌，歹徒们经常唱的曲调，可以说有了种傲慢和欢快的姿态。怨叹的 *malure* 已被 *larifla* 所替代。到了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桡船、苦役牢、囚犯队里的任何都有了一种疯狂费解的轻快趣味。人们在其中常听到这几句尖戾跳动的叠歌，它们好象被微弱的磷光照亮，随笛声被一团鬼火引进森林里一般：

看啊在那里，就在那里嘛，
大声歌唱啊，猛打牙祭吧！
就在那里啊，你去看嘛！
歌声要响亮，狂饮要痛快！

在地窖里或在林中一角掐人至死时，人们便唱着这首歌。

严重的症状。那些阴沉阶级的古老伤感情绪到十八世纪已经消失。他们开始笑起来了。他们嘲笑上帝和国王。在谈到路易十五时，他们把法兰西国王叫做“庞坦侯爷”。他们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有种微光从这些穷苦的人群

^② 安德洛墨达 (Andromede)，希腊神话中被献祭给海怪的少女。

中透出来了，仿佛他们心中的压抑已不存在。这些活在黑暗中的悲惨人群，已不仅是只有行动上那种不顾一切的勇气，也还有精神上那种无所顾忌的勇气。这说明他们已克服了那种自惭多罪的感受，并感到自己已在某些思想家和空想者中间，受到一种说不上来的不自觉的支持。这说明偷盗和劫掠行为已被列为某些学说和诡辩的论题，使它们的丑恶得以稍减，却大大增加了这些学说和诡辩的丑恶。总之，这说明，假使不变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巨大的暴动便将出现。

且慢。我们在此地控诉谁呢？十八世纪吗？它的哲学吗？当然不是。十八世纪的成就是健康的，美好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①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走向光明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他们。这是人类向进步的四个方面进军的四位先锋，狄德罗奔向美，杜尔哥奔向功利，伏尔泰奔向真理，卢梭奔向正义。但是，在哲学家的身边和之下，有那些诡辩派，这是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处女林中的霸王鞭。正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而志在解放的书籍时，许多现已被遗忘的作家却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了不可胜数的极具破坏性的文章，专供穷苦人去尽情阅读。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说也奇怪，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意味深长但不让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觉察的。而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的不公开。它不公开，因为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②的。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其它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部剧《强盗》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揭竿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某些浅薄、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质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身其中，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都未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都未察觉。每发次生这样的事，总是严重的。痛苦产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和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多么可怕！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定要如此，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②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与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尤如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

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

^① 杜尔哥（Turgot），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粮食自由买卖，减轻赋税，因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

^② 勒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

^③ 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而泛指一般暴力运动。